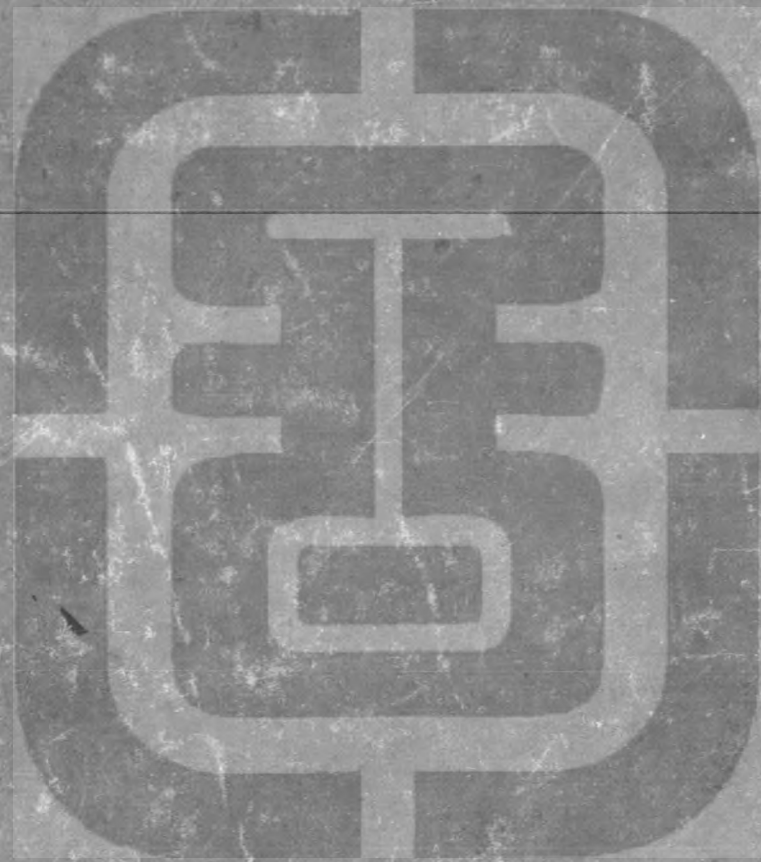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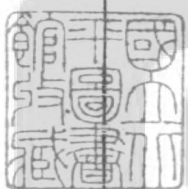


抄本金石史



金石史

周岐陽石古文



岐陽石古文有謂為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比百鑿鑿有據其略云考之書天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嘗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王蒐岐即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胡後世無聞焉則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岳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



其辨而無其筆故不勝藤葛蚪纏確論反晦耳  
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齷說迷謬  
不足與辯韋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  
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觀其事也何物又有馬  
子卿者以為字文周時作一似無目者益大可  
笑如此樵又謂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至  
謂以石為鼓繇其土地之所出則非也古人制  
作尚象不為虛器豈止以地之所出為且不法  
耶觀九州貢物攷工制器無一不窮極奧渺以

石為鼓何所取則乎今石在太學聖廟戟門左  
右寶護無人冬輒篝火撫榻燬剥日甚余曾手  
摩其文與鼓形了不似其堅類玉故能久存就  
石形之自然少加雕琢旋轉刻文行字或七或  
六少崒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當時因  
有佳石即刻置菟所而已第文無不典字無不  
雅民休王遊自加寶愛此三代有道之長也非  
如後世竭力徵石造天無極刻龍繡螭築籓置  
守妄意垂遠然不一轉眄旋離野火能得鬼神



呵護至今哉悲夫余既裝潢成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斷以成王時物而不以鼓名足刊古今之謬

穆天六遺字

校之石名多本校

字之九月廿四夜多滑

夏衡岳碑

夏衡岳贗碑

相傳禹衡岳字七十七在密雲峰揚用脩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脫其文刻于岳麓用脩又刻于滇楊時喬又刻于棲霞用脩又謂韓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已得之為奇幸仰止諸賢莫是恐非紛紛聚訟獵以為奇余于是喟然嘆曰嗚乎是何異遠隔絕域見塚而泣其先也善乎王元美之言也曰銘詞未諧聖經類周冢穆天旨哉旨哉



首句能本此碑

考志家能本此志家又

又

禹碑余不能隨人悲咲已辨其附會因又攷其  
文與唐小說無異因並載于後禹碑文曰承帝  
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  
而明發爾興久旅志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  
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  
裡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  
舞永奔凡七十七字此豈虞唐語耶唐大曆中  
有人獨至鳳皇臺見一男子獨與一婦相和而

歌聲徹雲際歌罷其人迫視乃二獸一類豬而  
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  
人驚走遇行者語其故共往窈無所見惟竹書  
一束在地取視竹策幾毀穴不可辨惟首隸書  
地出梓桐為失厥衆邪去立言灌平獲誦于古  
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其視禹碑何異觀此則益知其贗

斯人蛇牛心人所

陽水遂能牛心是陽水

牛

周武王賡銅盤銘

銅盤銘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  
是寶似非三代語第銘字頗類漢淮南王故宮  
所出古戈銘而輒謂武王封比干墓抑何據耶  
余故集金石古文彝器外斷自岐陽石始而不  
以鼓名他如衡岳壇山比干季札墓題諸書皆  
妄自附會區區不能隨人悲咲而廣川書家張  
杜復謂陽水初學嶧山碑後見季札墓字便變  
化開合如龍如虎勁利豪爽風行雨集陽水遂



所從得篆法抑又何也豈陽冰所見別為真書  
非今附會可笑者耶今觀陽冰遺跡亦竟不能  
超唐人而上之烏在其法所從得也

秦嶧山銘張仲文體本世文仲

廿九

秦嶧山銘

余藏嶧山銘二種一為宋淳化中鄭文寶刻之  
長安者一為元人摹宋張仲文本刻之鄒縣者  
元刻不足言文寶刻者猶少存玉箸遺意斯篆  
不絕如綫此尚可意會知非李陽冰輩所能髣  
髴也唐封演謂其石曹操排倒嗟乎秦雖暴銘  
詞尚朴古近情真實無飾有合聖人之威非如  
賊瞞荼戮忠良如鬼如域受禪勸進矯詐罔誣  
弋取漢鼎嘔穢千古而又何以踣其碑也又索

虜託跋燾登嶧山見其石亦使排倒何其一石  
而兩遭其踣豈踣後復豎之而又遇燾耶抑別  
為一石耶始皇以力經營天下思欲威加萬世  
乃不一轉眄而為人揶揄如此亦可鑒矣

工部之移於此說之能在此之時已傳刻之矣況其元乎亦有以

又

此元人又摹宗張文仲本重刻之嶧縣者不知  
張本何如元摩定非其舊元劉之美一記益潦  
倒極可笑銘後方為二世詔槩謂頌始皇功德  
誤矣杜少陵云嶧山之碑野火赫棗木傳刻肥  
失真又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此刻轉瘦于關中  
鄭刻而失真益甚則書一瘦硬何渠便通神耶  
工部亦輕于持論矣



漢韓明府升節脩孔廟禮器碑

漢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才剝蝕十一字存者  
猶有鋒鏃文殊高古尚可讀豈神物固有鬼神  
呵護耶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  
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踰植髮尚  
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體命意皆可髣髴獨此  
碑如河漢可望不可即也韓明府名勅字升節  
歐陽永升謂書傳無以勅命名者秦制天子之  
命稱勅漢用秦法當時臣下豈敢以勅自名者



是以勅為教也詳廣川書跋第意有未明余更著之韓明府自名勅從力來聲音賚勞也亦作徠徠來答勸曰勞撫至曰勅示有節也故字勅節以勅為教為也教從攴束聲誠也攴小擊也又有束縛之義故為教命之教攴攴傍加束音策馬箠也束讀若刺又教從攴束聲音其木別生也支持也與攴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然永升謂人無名教者亦屬臆說因記得一事余方謂石千年猶存當為鬼神呵護有一憲使宦魯者余以此碑為託憲使檄曲昇令致得數搨以印黔手版報云曲昇諸生大闕石已薙粉矣取家藏者應命耳余深痛神蹟永絕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每一展玩撫几輿歎後復有至自闕里者謂石巋然無恙因出所搨視余嗚乎天下萬事無憑如此然亦足喜也



漢魯相史伯時供祀孔子廟碑

觀此碑與置卒史碑略同知漢制郡國守相奏  
章雖不得徑達天子猶得上書尚書府今益一  
切格忌不得行志所以古今不相及也魯相史  
晨當漢末季猶能上書享祀孔子至空府竭寺  
成來觀禮合九百七人亦盛矣哉今時何可得  
也分法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代模楷亦非後世  
可及

漢魯相史伯時供祀孔子廟後碑

漢史伯時祀孔子有二碑前碑載晨姓字爵里  
于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今日  
拜孔子即脩禋祀罷歛民錢後碑晨自出奉錢  
家穀以供禋祀于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  
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蓋  
古國有大造司徒司空通而論之晨不以案食  
小節自忽必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賢矣



漢魯相乙瑛置孔子廟卒史碑

此魯相乙瑛上書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府請置  
孔廟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廟祀元嘉三年  
三月廿七日壬寅雄戒奏可雒陽宮如瑛言又  
詔選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當桓帝時  
雄戒諸人猶知崇聖如此初戒博學明經劾奏  
貪殘不避貴戚後與子堅定策不能終執本議  
卒致傾覆是非真能崇聖者按史元嘉止二年  
碑稱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元永興耳



章懷謂或字志伯碑作意伯趙明誠疑避桓諱  
似矣碑即今公移復爾雅簡質可讀書益高古  
超逸魏才代漢便不能無小變至六朝極矣極  
之而復故唐為近古評者槩多別論是非深于  
分法者

漢華山碑

新豐郭香察書西岳華山廟碑其體體運意乃  
是漢隸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  
今遂為隋唐作俑如山子諸字是也余家峯下  
近一百年前有客訪其石已毀此榻獨巋然如魯  
靈光並嶽色同來暎發几席殘闕僅百二十餘  
字存者鋒芒鋸利如新拱壁駟馬云何可尚碑  
建于延熹而謂以莽制東京無二名察書者監  
書也夫莽漢賊也當莽世已欲啖其肉豬其宮



不顧安有世祖正位二百年尚尊莽制不衰邪  
按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  
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自有二名也况  
即往牒一按二名不可勝紀則瞽說無據可咲  
也集古錄謂集靈宮不見他書惟載此碑董道  
黃伯思廣引諸書駁之加詳夫以永祚蓋代之  
學缺漏如此誠為可議然何闕名義也則余于  
此烏容以無辯此榻舊藏墨莊樓雲駒舉以歸  
余雲駒博雅能詩善漢分法于余獨有臭味之

雅余之寶此又不獨以物也

附

朱懷難季鳳

胤伯大藏郭香察書西嶽華山廟碑隸法之  
妙已有定價而胤伯所自為跋辭旨詳覈且  
書法簡淡神意閒曠幾與碑字相媲美猶可  
賞也胤伯嗜古甚於飡飲每出無論遠近必  
以三代彝器秦漢人書晉唐人畫數種隨行  
李稅駕處先展一過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



不顧安有世祖正位二百年尚尊莽制不衰邪  
按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  
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自有二名也况  
即往牒一按二名不可勝紀則瞽說無據可咲  
也集古錄謂集靈宮不見他書惟載此碑董道  
黃伯思廣引諸書駁之加詳夫以永祚蓋代之  
學缺漏如此誠為可議然何闕名義也則余于  
此烏容以無辯此榻舊藏墨莊樓雲駒舉以歸  
余雲駒博雅能詩善漢分法于余獨有臭味之

雅余之寶此又不獨以物也

附字下朱懷難李鳳一條 布居仁里交一則 梁子果界地一則  
南居仁里交一則 王法一則 魏中一則 能本皆一則 丹如一則 善一則

胤伯大藏郭香察書西嶽華山廟碑隸法之  
妙已有定價而胤伯所自為跋辭旨詳覈且  
書法簡淡神意閒曠幾與碑字相媲美猶可  
賞也胤伯嗜古甚於飡飲每出無論遠近必  
以三代彝器秦漢人書晉唐人畫數種隨行  
李稅駕處先展一過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



侍史史明靈偃革復能不減方回知及文章事  
事有意此帖裝割不實出其手指精絕一時令覽  
者增歎即主人韻致高遠又從可知識矣

南君益思受

余少日嘗學慕漢隸念此碑久化為有令覓一  
繆不可得乃胤伯獨得此於雲駒<sup>四</sup>文人好古  
往往於神物有奇邁天之所昇非出人意雲  
駒以圖史世其家能割此以遺所親致豈在胤  
伯下天地間何可一日無此輩人

梁爾杲君旭

秦碑俱已膺物生平獨懷慕漢隸曩從朱仲宗  
家覽漢多碑共長生子斗嘆嗟為母可企及既  
入華下同王季安躋墨莊樓東雲駒雲錐盡發  
漢唐名蹟搜探一日擊案飛舞謂饜飮此生已  
後見郭胤伯相與馳心千古接形神外談出高  
彞法物對峙几上淵然爛然出銅玉印章數千  
百龜駝一群逶迤背向自撰印史幾帙精媿不  
可言最後出郭香察隸峯嶽碑古妍雅秀體制



壞偉如沐雨新枝愈挹愈靈無痕跡測疇杯賞  
識惟恐違之昔人謂金石不可磨滅母乃言是  
其史之裝製更為絕倫關中賞鑑好事家揔莫  
逾之

漢隸存於世者無幾其舊榻則更難得矣此帖  
碑板久毀而楮墨色亦漸近古宛委嗜好奇癖  
此其一斑耳

朱誼記仲宗

王元美

平

如刀

方是漢隸今觀

此碑王

符胤伯博雅名家精裝寶

玩而書法

體俱臻化境心得之趣源委波流

南居仁思受 敷

是碑久蝕舊榻且與古人墨蹟爭重雲駒畜此  
歸之胤伯胤伯侍史裝潢刻得古法政如芳蘭  
養以綺石為賞鑒家一段佳話有宋米蔡好古  
奇癖其易王略帖遂至相若眎雲駒胤伯寧無



孫一籌

王濤

華嶽碑久為六丁攝去詎意斯榻尚存人間然  
不落滄父手而歸之胤伯供以名花薰以異香  
案頭與尊卣彝鼎為伍可謂得所托矣吾願髯  
公携此向泚園時倘有山雲冉冉來下便可緘  
籐什襲勿復使神物生睥睨也

韓雲

泰山秦碑無字華山漢碑並無石余願補此西

碑如

補南

非胤伯秦漢手不能也

不

在松談閣中胤伯所藏碑此為第

一



漢景君銘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隸書似聊以勒石非當時名手第小具一種拙朴之意且有八分遺則自是時代使然亦不為佳也今人不習古反謂一出古人色色皆佳了無軒輊不知三代彝器古雅奇絕千載無匹而野鑄鼎彝非不古色蒼然而蒼文款識粗鹵不足觀者多矣矧漢代乎余藏漢碑數種後之所收不可知據吾目覩當以韓勅脩禮器碑為第一嘗評其用筆



結體玄妙入微當得之神工弗由人造或謂此  
銘時代前于禮器碑古質似勝按此石建于漢  
順帝漢安二年青龍在敷祥禮器碑建于桓帝  
二年涪灘雖經三帝僅十五年耳何時代之足云  
王元美賞鑑前無古人亦云隸法古雅古自其  
時正以未雅耳孔宙碑結體古逸兼有分法反  
謂非其至者皆所未解至謂益州部當言刺史  
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誅亦屬未安東京作  
者往往如是自是名言因附著之額字小篆去

秦幾日便相絕千里余得漢朔方守右第三銅  
虎符銀錯小篆又絕類秦碑字何也想書碑既  
非名手額篆亦爾耶

漢司隸較尉魯忠惠峻碑

魯忠惠名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嚴氏  
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  
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立令九江太守拜  
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較尉遭母憂自  
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較尉以病遜位熹平  
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  
碑已剝蝕不可讀見集古錄書分法峭峻古雅  
第小開魏人堂室然自是漢格鄭樵氏謂出蔡



中郎何據明誠疑之良是余意私謚起于春秋漢末尚節義故尚不廢符秦既已非古猶謚及隱逸唐朝臣尚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曰周俾今典三品京朝摸床結舌循序考終皆得美謚外吏即品亞六卿德年夷惠非際時會竟以格置夫錄勞則外瘁于內崇體則杯土長掩防大則歿無虞掉此義人勞卿所以扼腕太息也乃知私謚所當復古嗚乎今安得此門生故吏乎

漢曹景完碑

此碑曹景完全為郟陽令門下掾王欽諸人于中平二年刊石紀功立也據史建寧元年疏勒王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德所殺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陀遣從事任涉將塚煌兵與戎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城四十日不下引去碑稱疏勒國王弒父篡位又稱全以西域戍部司馬討疏勒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年



中郎何據明誠疑之良是余意私謚起于春秋  
漢末尚節義故尚不廢符秦既已非古猶謚及  
隱逸唐朝臣尚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曰罔  
俾今典三品京朝摸床結舌循序考終皆得美  
謚外吏即品亞六卿德年夷惠非際時會竟以  
格置夫錄勞則外瘁于內崇體則杯土長掩防  
大則歿無虞掉此義人勞卿所以扼腕太息也  
乃知私謚所當復古嗚乎今安得此門生故吏  
乎

漢曹景完碑

國傳此在後漢碑此考誤

中平二年刊石紀功立世

中平二年刊石紀功立世

王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德所殺自立為王三年

涼州刺史孟陀遣從事任涉將塏煌兵與戎已

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

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損中城四十日不

下引去碑稱疏勒國王弒父篡位又稱全以西

域戍部司馬討疏勒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年



諸賁和德面縛歸死皆與史異然和德既弑父篡位碑不當稱王史謂曹寬當以碑為正史止光和六年碑稱七年三月者蓋其年十一月始改元中平紀元以年紀事以月無足異者碑萬曆間始出于郟陽此方出最初搨也止一田字半闕其餘鋒鋌銛利不損絲髮回見漢人不獨攻玉之妙渾然天成琢字亦毫無刀痕以余生平所見漢隸當以孔廟禮器碑為第一神奇渾璞譬之詩則西京此則豐贍高華建安諸子比之書禮器則季直表此則蘭亭序自髫聖一評謂鍾古而不今長而踰制心慕手追惟逸少一人王遂踞鍾上余目不識書自謂頗窺漢人三昧弇州識洞千古以方整瘦勁寡情為漢法是抑誠懸輩可盡晉法也碑陰自伯祺止孝才五十二人外五人名字不備當是書石時闕略非剝蝕也書法簡質草草不經意又別為一體益知漢人結體命意錯綜變化不衫不履非後人可及



漢太山都尉孔宙碑

漢太山都尉孔宙融父也史作佻趙明誠歐陽  
永升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  
年都尉廢廢三年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  
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按建寧二年張儉舉  
奏侯覽誣儉鈞黨刊章討捕時融年十七非十  
六也又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卒甚明  
三公皆史家張杜謂四年何也又按融建安十  
三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至延



熹六年癸卯融正十一歲非九歲也夫以文舉  
望繫漢鼎橫遭賊瞞毒荼海內痛盡其卒年史  
不應浪書至云融年十三喪父史亦矛盾當以  
卒年及碑為正其書尚存分法且結體古逸殊  
不易造元美少之是胞中為曹氏諸碑所據漢  
魏咫尺便墮千里文亦典則獨怪文舉十歲謁  
元禮令問蔚起而碑詞不載古人真朴乃尔在  
後世不知何如譽借也因紀得一事有父以子訟  
忿恚致歿哭死之文尚欲譽生何耶嗚乎異哉

漢孔季將碑陰

孔宙碑陰載門生故吏等名揚用脩金石古文  
謂四十二人而余收自 至 反六十二  
人何也洪丞相适釋釋謂親受業曰弟子傳授  
曰門生未冠曰門童掾屬曰故吏占籍曰故民  
似鑿鑿可據漢碑陰字多潦倒此獨超逸古雅  
非魏人可及金石錄謂捕巡可補姓苑不載龔  
州謂今皆失之當由偶未收得碑陰實未嘗失  
也余收有古人名印其姓氏奇異者甚夥皆可



熹六年癸卯融正十一歲非九歲也夫以文舉  
望繫漢鼎橫遭賊瞞毒荼海內痛盡其卒年史  
不應浪書至云融年十三喪父史亦矛盾當以  
卒年及碑為正其書尚存分法且結體古逸殊  
不易造元美少之是胸中為曹氏諸碑所據漢  
魏咫尺便墮千里文亦典則獨怪文舉十歲謁  
元禮令問蔚起而碑詞不載古人真朴乃尔在  
後世不知何如譽借也因紀得一事有父以子訟  
忿恚致歿哭死之文尚欲譽生何耶嗚乎異哉

漢孔季將碑陰

孔宙碑陰載門生故吏等名揚用脩金石古文  
謂四十二人而余收自 至 反六十二

能事必多余收自碑陰不載此四字  
人可也共此目也  
廿日

似鑿鑿可據漢碑陰字多潦倒此獨超逸古雅  
非魏人可及金石錄謂捕巡可補姓苑不載余  
州謂今皆失之當由偶未收得碑陰實未嘗失  
也余收有古人名印其姓氏奇異者甚夥皆可



補姓苑之遺固不獨一捕巡也

吳天發碑

吳天發碑人皆懾于怪誕始不能無疑疑久則  
信不揣源本寸木岑樓蹄泮滄溟矣余直以為  
牛腹書耳彼秦漢之跡所不論上之岐陽石三  
代彝器其文非不竒古皆爾雅典則何曾為牛  
鬼蛇神耶所謂彝器者如彝常之必不可系作  
如是器必作如是款絲髮罔踰此古昔足尚也  
吳不前于漢秦三代也古跡昭然可鏡何遽迷  
源忘本為怪誕所懾黃長睿書家張湯是窮六



得鼠者亦稱之何也趙明誠以為妖其知言哉  
古篆定當以岐陽石為第一其岫嶺壇山比干  
季札諸題皆轉相附會斷不可信炯然心目亦  
無足致疑也

司馬氏以魏為正統已乖春秋之義紫陽氏正  
之庶人心死而復生第有未盡漢獻帝三十  
年是為己亥明年改元延康是為庾子是年  
十月曹丕篡漢紫陽當于黃初書潛不當削  
去延康年號獻帝于庾子改元南面而臨天

下者一載北即曹氏父子梟謀發號施令無不  
挾之以出北臣事之者亦一載稱號願可除之  
耶義不可除則是三十一年矣始康年終康  
子明年辛丑正昭烈章武接統之年何謂  
魏晉授受相接耶若論紀載以延康正月至  
十月將紀之漢乎紀之魏乎黯亂不經名不  
正言不順正非所以為紀載也吳壬寅潛号  
雖後魏三年庾子為晉所滅與魏相終始尚  
後亡潛國非統又不當論潛号之先後也余



故列吳碑于前

此本得滄字三點用紙蓋成倉山天中及能車口必原字

世

魏勸進碑

勸進表或謂是鍾繇書又謂梁鵠書皆未有據  
視封孔羨碑雖無其矯飾屈強亦無漢人雍雍  
超逸古雅之致阿瞞才弋漢鼎書法頓分時代  
人概以漢隸目之謬矣當時華歆與管幼安齊  
名表首列歆則其寵冠群奸一時得意千載歲  
唾視遼海倉涼何如九京有知寧無汗顏



魏受禪碑

昔人稱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石為三  
絕碑顏魯公又謂繇書皆不知何據豈亦張稚  
圭夢語邪書法同勸進雖小遠漢人雍雍雅度  
衫履自飾亦復矯矯昔莽篡匈奴猶感漢恩不  
拜新室印至操碑稱南單于諸國皆服或出矯  
詐若果爾則操奸更出莽上



魏封孔羨祀孔子碑

昔人以莽操懿德並論而阿瞞神謀鬼筭弋取漢鼎假義立名毒炎播滔天不啻過之子不濟惡父子兄弟間至不忍言矧他人哉讀白馬王詩益慘痛千古此春秋必誅尚欲矯祀孔子耶書法方削寡情矯強未適視漢隸雍穆之度何啻千里書之所自可以知風謂書一藝云乎哉余嘗編詩謂曹氏父子間遽分漢魏操應殿漢不當冠魏又不當蒙帝號也今于書亦云

後魏魯郡太守張君頌

張猛龍碑是龍為魯郡太守郡人頌其功德者也其文無足言者其書律以晉法雖少蘊藉而結體錯綜之妙使以劑唐足脫一代方整之累歐顏諸公便可入山陰之室矣然此碑却落嶮峻又未正晉果何也當由筆與歐顏異也至若蘇黃少變又入別趣書道之難如此然知者鮮矣猛龍字神回按回呼骨切日出氣也其名字險怪不雅訓六朝濫觴于詩亦爾殆不特書也



後魏兗州刺史李仲璇脩孔子廟碑

李仲璇東魏世家當中原雲擾知尊孔子能脩  
繕廟庭先是宮牛阻嶮又能以威惠歸伏史稱  
所歷並著清勤是且具有文武焉碑不著書者  
姓名猶存古意雖筆力勁駿如偏面驕嘶又如  
辯髮章甫殊俗揖讓江式書表云皇魏承百王  
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  
俗學鄙習復加虛造以意為疑炫惑于時不獨  
正其偏傍正為此等書發耳唐景龍觀鐘銘源

出于此少劑以馴雅便勝

後周峯嶽碑

余嘗過金天祠輒縱觀前代碑版漢碑無一存者獨後周峯嶽碑如魯靈光巋然古栢下余手摩其文制作精雅洞達若鑑為方紐于瑾文趙文淵隸書于瑾嘗著碑頌數十萬言此文殊無可觀文淵為周書學博士書跡雅為當時所重宇文泰時命刊定六體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顯揚功增封邑除郡守不可謂不遇也而碑字盡倂古法淺陋鄙野一見欲嘔而



名動一時何耶竇泉述書賦云文深孝逸獨慕  
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寵有宗齊之面貌無孔  
薄之心胞泉避唐諱故文淵作文深當時謂文  
深師右軍孝逸師大令平梁後王褒入國舉朝  
貴曹皆師褒獨兩人員二王法二王不作古隸  
文淵豈獨工行草楷則固不閑于分法耶江式  
論書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  
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倍學鄙習  
復加虛造以意為疑炫惑于時此論其象形會  
意爾況結體乎乃知唐隸雖涉豐艷結體猶為  
復古然文淵隸體險俗不入格豈所謂俗學鄙  
習炫惑于時者耶嗚乎作者不賞賞者不作殊  
為恨恨余故表而出之示耳食者

隋智永千字文

永禪師真草千字文趙宋時刻于闕中頗極精工無復遺恨楷則已登山陰正覺如入定僧貌類死人自尔神游變化草如苦行頭陀行動坐臥不失戒律而時出一字忽復入俗何也斯陀含為一來而實無往來方知聲聞初果尚不易正也宋楊大年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敕本梁字傳寫誤尔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



敕名始此不知此持高宗故實揚何以可擬往  
代耶如梁蕭子雲啓云臣子雲奉敕使臣寫千  
字文此何以稱焉且自漢而下稱敕不暇臚舉  
止如唐太宗九成宮醴泉銘稱奉敕撰奉敕書  
不一而足皆在高宗前而揚瞽說固不足辨第  
以董道亦宗揚說謂為謬字何也況敕梁二字  
絕不類安得誤書宋人解經不得輒妄加改竄  
肆為曲說此特其小小者耳

### 唐孔子廟堂碑

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張瓘謂歐若狂將深入  
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  
內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  
謂秀嶺危峰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  
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半神尚爾朕  
發初刻更不知何如耶貞觀四年碑成進御賜  
以右將軍會稽內史印逸少所佩當時已為文  
皇所重如此況今日乎



教名始此不知此持高宗故實揚何以可概往  
代耶如梁蕭子雲啓云臣子雲奉教使臣寫千  
字文此何以稱焉且自漢而下稱教不暇臚舉  
止如唐太宗九成宮醴泉銘稱奉教撰奉教書  
不一而足皆在高宗前而揚瞽說固不足辨第  
以董道亦宗揚說謂為謬字何也況教梁二字  
絕不類安得誤書宋人解經不得輒妄加改竄  
肆為曲說此特其小小者耳

### 唐孔子廟堂碑

唐書去以欲震並海然張薤謂欲言狂將深入  
此特寫字故實能作特  
可以概往代能作心遂概  
廿  
人虞剛柔

內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  
謂秀嶺危峰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  
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半神尚爾朕  
發初刻更不知何如耶貞觀四年碑成進御賜  
以右將軍會稽內史印逸少所佩當時已為文  
皇所重如此況今日乎



西

書畫印

